

東北周刊

吳鐵城

第一卷

第七期

社論 戰時教育

近來隨全面抗戰之進展，我國教育在種種方面，發生很大變動，因而時人受客觀環境的驅使，對於教育問題，乃有適應的或改善的種種主張。教育部此前並組織戰時教育研究委員會，集合各專家的意見，以統籌適合時代要求之教育改革方案。

各方面論者，對於現時教育之主張，就教育內容言，有注重抗戰實用知識及技術之訓練者，有注重精神訓練者。就教育形式言，有主張就現有之學校，將其教育內容，澈底加以改革者；有主張於現有學校之外，在各地多設如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一類之抗戰大學者。詳考諸家意見，其中固多卓越透闢之處；矧拘於當今抗戰之時勢，而忽略國家設教根本意義與教育性能者，亦頗不乏其例。

教育為國家百年樹人之大計；此在戰時，仍應力圖其進行不輟與逐步發展。現在雖因抗戰而社會上發生許多變動，其影響所及，使在教育方面亦不能泥守舊規；然其改革，亦自應有一定限度。若為適應目前抗戰需要，便使所有教育專注重灌輸抗戰實用知識與技術，凡於目前抗戰無急切用途之學科，悉行擱置不教；或對於抗戰有直接用途之學科，僅採取其應用方法，而忽略學理的探討，此非時無此必要，抑且於長期抗戰上有害而無益。所謂抗戰大學一類之臨時教育組織，此視為應急的社會教育則可，實不可視此為教育之常道；亦不能為舉辦此種教育，而抹殺一般學校教育之重要性，而削減辦理一般學校教育之力量。吾人認為今日我國之抗戰能力，多為過去教育之果實；同時認為此後為持久抗戰，為爭取最後勝利，為建設新國家，仍多須仰賴一般教育以培養此種力量。本此觀點以言戰時教育，則對精神訓練，抗戰知能訓練，及教育方針諸問題，願提供下列意見。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七日出版

定價每冊國幣二分

編者兼發行者

武昌張之洞路一五七號
東北週刊社

經售處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華中圖書公司

目錄

社論 戰時教育

論戰時學校教育

莊語

給東北青年一封信

高風

開的信

獻給流淚的東北青年

年

胡天

大盜宰割下的上海

同仇

一、精神的訓練 經此次抗戰，社會上之各種優點與弱點，俱多明顯暴露於世。其所暴露弱點之中，自教育立場言之，應注意者有二：一為人民犧牲精神不足，二為自利心理太重。而此種弊病，往往在受教育愈多知識愈高之人，其所表現者亦愈甚。此不能不承認已往精神教育之失敗。此應注意者一。又抗戰以來，一般民衆，在感情上，已受極大刺激；而業經淪陷區域及各戰區之多數民衆，產業蕩毀，流亡各地，實際上復遭許多困難與危險，其心理上更受極大打擊。此在青年，其感應尤甚。邇來青年苦悶之聲浪，與青年思想趨於急激之傾向，其根源即在於是。此而若不設法疏解與指導，其遺患將不堪聞。此應注意者二。

二、抗戰知能的訓練 此項訓練，中央與各地當局，早已由多方面進行，其成績如何，並應如何改善，留待他日檢討。本文所論者，則爲此項訓練，施之於一般民衆及各種特設訓練班者，與施之於在學青年者，其中應持絕對不同方針之事。誠以對於一般民衆與各種特設訓練班之訓練，其訓練唯一目的，在應付戰時需要，補助抗戰力量，或担当抗戰上特殊任務。故其訓練期中之全部時間，與教學兩方之全部精力，自應悉數消耗於所定課程中之各種抗戰知識與抗戰技術之上。對在學青年（各校學生），則其情形

與此不同。雖云抗戰時期之學校教育，對於抗戰上之實用知識與技術，亦爲必不可缺之課程；但國家設教，其目的究非專在造就速成的抗戰實用知能之人材，絕不能因此而忽略國家設教之本意。是以，在學校教育，不可因訓練抗戰知識與抗戰技術而一概拋棄其他課程。即就教學抗戰都實用知識與技術而論，求其實用知識與技術，尤當探討其學問的原理，不可與訓練一般民衆或特設訓練班

論戰時學校教育

蕩漾在戰氛中的我國學校教育，確已發生了許多問題，並且還難免有意外問題繼續發生，誠然值得我們研究，值得我們討論，值得從事教育的人們注意，也值得我國教育當局，集思積慮，設法解決的。

在這長期抗戰的初期，冀、察、晉、魯、江、浙等省的各都市，相繼淪爲戰區。戰區內的各級學校，有爲時勢所迫，而停頓，而解散；間或有易地開學的，亦爲數極少，且或因學校與學生之聯絡斷絕，或因其他種種關係，也未能招徠其流浪各地之全部學生。於是失學的學生，或走上了歧路，或徬徨於十字街頭。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看，這種情形，不但是損失了一部份復興的根苗，

取同一方針。

三、教育方針 主義統一與事權統一，在抗戰時期尤較必要。各地種種訓練組織與各地學校，其教育宗旨與教育行政，務須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一定方針，凡關於原則事項，不能因舉辦地域不同而異，不能因主辦人員不同而異，在舉國一致原則下造就之各種人材，方可自然融爲一體，方能在協同動作時整齊步武，發揮偉大力量。

莊語

甚或是增加了一部份有害的芽孽。應當怎樣挽救與領導是問題之一。

後方，或由戰區遷來後方的各級學校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大學的學生，本極純潔、誠懇、熱烈、忠勇；然就其年齡、學識、經驗、修養論，着實經不住這國難巨浪的掠擊，咸欲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不知道戰爭的勝負不全恃武力，也不曉得他們還肩负着命定的更偉大的責任，所懷的願望，只是直接參戰。但，在事實上有許多障礙，在條件上有許缺陷，於是中憤憤而苦悶，由苦悶而幻想。海市蜃樓誘惑他們離開了學校，別覓出路，以致在在覓出路，時時覓出路；時時找不到幻想中的出路，在在都不是幻想中的出

路。現在他們所應作的事，所能作的事，都去其幻想其遠，而不屑作。未離開學校的，也是「身在江海之上，心游魏闕之下」，鎮日在幻想中的出路上打算盤。結果一無所成，一無所得，白白的葬送了他們的能力和熱誠，貽誤他們應負的艱重責任。應當怎樣誘導與矯正，也是問題之一。

教育即是經驗，經驗亦即教育；欲使學生對於戰時工作，身經而心驗之，必先予以戰時工作知識及技能之訓練，方能收到完美之結果，以便於戰後或戰期中以血肉靈魂，舉數貢獻國家，而發其最大之威力。但此項戰時工作之知識與技能，應如何使學生習練，庶無礙其正常之發展，此亦問題之一。

為求長期抗戰之勝利，勢須動員大批青年，參加政治工作或軍事行動。應如何組織這種特殊的訓練團體，方不致危害學校教育，此又問題之一。

而現在竟有許多人們，對於這些問題，非但不求正常的解決，且且汨其泥，揚其波，加深學生的苦悶，增多學校的障礙，使團圓愈趨於結而不易解。他們的言論，筆者乍聞之，疑，繼思之，驚，冷靜以後，頗以為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姑先將其提出檢討；然後再歸到本題。

第一點，他們提出：抗戰是一切變動的軸心，教育是沒法不隨之改易的。青年學生

們，都應當作戰鬥員參戰；於是喊出來「抗戰教育」的口號來。

第二點，他們解釋：「抗戰教育」是什麼呢？不要「讀死書」，不要「死讀書」，提供在抗戰期中所必要的認識，能力與技術，叫做「抗戰教育」。

第三點，他們申述：課程內容，皆以抗戰為中心，加強學生的政治認識，組織能力及發展軍事訓練，游擊戰術。各科注重技術，而減輕理論，以求速成。

第四點，他們主張：教學方法，要注意自我教育，設立各種各樣的會，減少講述，而從事集體研究。

第五點，他們提倡：全國大設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一類的學校。

第六點，他們鼓動：現在大部份的學校當局，依然在傳統的教育方法與課程下面，使學生讀死書。決不能再容傳統的讀死書的教育繼續存在。那麼學生為什麼沒有要求抗戰教育的權利？抗戰教育，勢在必行！讓願意參加抗戰工作的學生離校！爭取抗戰教育的實施！

他們這些言論，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稍加思索，則可議的地方，觸目皆是。目前我國的情勢，着實危急到了萬分，理應人人抱定「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的決心，共赴國難。假若能像浮十德一樣，我們不但甘願為國捐軀，甚至我們的靈魂都可以

交給魔鬼，換取抗戰的勝利。但是抗戰是否我們最終的目的？易言之：我們是否為抗戰而抗戰？不然我們為什麼使下一代社會的中堅份子受「抗戰教育」？我們應當知道：抗戰是復興手段，圖強的過程！我們更應當知道：抗戰之後，還迫切的需要學識卓越的人們，加倍的努力，一方面補彌戰時的損失，一方面造成盛強的國勢，以企圖積極禦侮，不再消極抗戰！肩負這復興與圖強的工作的人們，就是現在的學生。當然抗戰之在今日，為來日一切之先決條件；固不能不估計，是否非犧牲這些學生，不能得勝？也不可不考慮，有否可以代替學生的開人在？假若學生不和其他民衆一齊行動，則抗戰不得美果，自然要一同參戰去。惟就國內動員的情形看來，還未到這個地步。全國小學學生僅一千二百餘萬，中學學生僅五十餘萬，大學及專門學校學生僅四萬餘人，陷賊失學者，又不知凡幾。佔全國人口之比例微乎其微。現在各級學校畢業生之升學者，各機關去職的公務員，和其他失業無業的人們，年富力強，見多識廣，擔任組織、訓練、宣傳、救護、游擊等事的能力，實優於學生，何必使之閒散，不事招致，而專在學生身上打主意？鼓吹、引誘使他們放棄了來日的偉大使命？並且抗戰發生以來，離校的學生，以其最大的努力來工作，從事「抗戰教育」者，以其最大的

努力來領導，所表現的是些什麼？試問對抗戰有何補益，有無妨礙？補益與妨礙相衡，又孰重孰輕？那些事是否非學程中的學生不能作？請冷靜、請虛心、請拋開成見，純以民族、國家的利益，慎密的想一想。爲求抗戰之勝利，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全可利用，惟須留現在學程中的學生，爲民族、國家之來日留一脈生機。假若我們民族必須流最後一滴血，讓那滴血是學生的血。

並且教育絕不可誤解爲立桿見影的一種工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雖沒有什麼精密的理論根據，而不失爲一種極可寶貴的經驗談。速成二字，在教育上可以說是沒有；因爲教育工作最終目的，是教以知識和技能，育成完善的人格，健全的身體。人並不是機器，其瞭解力，消化力都有限度，都有節奏，教以知識、技能尚不能速成，又何況人格和身體的培養？即使「抗戰課程」短期便可授畢，若無完善的人格，健全的身體，怎能收效？怎敢保證無害？現在領導抗戰，計劃抗戰，指揮抗戰的人們，以及主張「抗戰教育」，能教授「抗戰課程」者，所以有作「能作的，都是前若干年學校的培養，若干年進修的後果，並不是抗戰發生以後，受過「抗戰教育」，纔有這個精神，有這個才幹。若本教育的本質，行「抗戰教育」，則若干年後，方能有可用的抗戰人才。若真本教育

的本質，完全行「抗戰教育」，則若干年後，全國之受過教育者，都成了抗戰人物。試問那個時代，是否仍在抗戰？是否還要責斥現在教育的錯誤，如同現在責斥以往一樣！「抗戰教育」假若是教育的話，只能說是教育而不教育，速而不達的教育。

由此可知這種「抗戰教育」未必可行。他們那些方案，在字面上似乎是冠冕堂皇，理正辭順，但一見諸實行，則不免榜徨失措。

關於「讀死書」、「死讀書」一點，若是解釋作讀書不能活用，讀書不能應用，這誠然是我國過去教學方法上的缺點，非但在戰時，就是平時也應改革，實與「抗戰教育」無涉。假若認爲不妥，「抗戰課程」便是讀死書，不離開學校參加「救亡」活動便是死讀書，那便很有可商量的餘地了，是積纜數代，橫無數人的思想、行動、觀察、經驗而成的，實無所謂死活。文字不是抗戰的課程，是死的嗎？不學文字便缺少了傳達意見和領略學識的大半工具！歷史不是抗戰的課程，是死的嗎？不學歷史怎能知道我們在現階段的使命和努力的方針！數學不是抗戰的課程，是死的嗎？不學數學則一切科學都學不通！物理不是抗戰課程，是死的嗎？不學物理則工、農等科亦必失所依據。……要是應學的都學，又和現在學校的課程有什麼分別！並且

學校教育的各階段，程度各異。中學以前的課程，多半是關於人格的陶鑄，體格的培養，基本知識的訓練的，不能強與抗戰完全聯繫！如非抗戰的課程不學，又有什麼可學，又有什麼學得通！就是以大學部論，沒學過普通化學，怎能集體研究國防化學？沒學過經濟原理，怎能座談戰時經濟政策？……如有研究得通，座談得通的學生，是否有以往小、中、大學的基本知識的根基？如小、中、大學，全學抗戰的課程，假設能學得通的話，在小、中學，或可受些常識的皮毛，到了大學又當如何？至於不離開學校參加「救亡」運動，就是死讀書，試問學生性格未定，怎樣保證其行動能循規蹈矩？見識未廣，怎樣認清是否被人利用？技能未備，怎樣求有效的工作？藉使有人私自收容，又怎樣辨別誰是真爲抗戰而領導，而訓練，誰是別有居心，而蠱惑、而欺騙？抗戰以來，漢奸遍地，主張「抗戰教育」的人們，也應當注意防範。

此外，各種課程減少講述，集體研究，在大學部高年級，還可以作到一部份，其餘各學程，有集體研究不通的，有講述無可減少；主要的原因是無基本知識，清切認識，不能座談，說不到研究。所謂座談，據筆者所知者言，也是指導人講述；換湯不換藥，究何所取？且就教育的本質論；是成熟人把

他承繼的知識，傳給未熟人，使他本着遺傳下來的知識，去認識環境，適應環境，改善環境。於改善環境中，又獲得新經驗，對過去的知識加以增修，再傳受下去。不斷的繼承，不斷的修改，不斷的創造。後起的東西，必以先存的東西為基礎。獨立的思考與行動，是以繼承的知識為出發點，不是憑空出現的。所以教師的講述，在今日視之，尚不失為合理。如座談會以指導員的意見為主，與啟發教學何異，所差者只是學生心的活動，加以口的述說，結果指導員還須講述。否則除大學部高年級生、或淺近的常識外，則低年級大學生，及中、小學生，或基本知識，不能座談。至集體研究，除大學部高年級生外，更談不到。自我教育，變成了不能教育。他們那『抗戰教育』論，豈篇篇都是專為大學學生高年級擬定的，審如是最好標明，以免一般的學生迷惑，無所適從。

由是可知，這種『抗戰教育』未必可能。主張抗戰教育者，幾乎全是學識宏富，見識卓越的，絕不能不知道什麼是教育，怎麼樣教育。既然洞悉了，而又提出這不可行且不能行的教育主張來，其動機何在？不但主張，而且鼓動爭取這不可行且不能行的教育，其用意何在？鼓動不成，便從事蠱惑，使學生離開應有的環境或應有的心理，愈作愈不通，愈想愈無路，而徬徨鬱結，無所成

就，消蝕民族的元氣，損毀國家之命脈，其居心又何在？筆者不願苛責他人以非其道，輾轉思索，總以為他們是太愛國了！太熱心了！為『我弱不問，遑恤我後』的觀念所支配，只看到了現在，而忽視了將來，只顧到理論的高超，而忽視了實施的不通。但恐怕有不加深思的人們，誤解這是鼓動風潮，這是擾亂治安，這是破壞固有思想的政策，這是特殊思想化的初步。恐怕還有情感用事人們，誤解這種辦法，直欲使受三民主義中心教育的學生，離開學校，不能施以特殊的思想訓練，即使之成為渾渾噩噩的一羣，這種作用，或不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轟燬我文化機關的作用以下。但是筆者絕對相信，他們的動機，未必如此。就是那些從事教育的人們和受教育的學生中，曾經接受這種『抗戰教育』理論，或按其主張教學，或依其勸告離開學校者，一着手便是『此路不通』四個大字，因而愈加深其苦悶，徬徨，因而反使其憤慨，怨恨，假若筆者處於這種境地，也不會誤解他們的。

『抗戰教育』，談論至此，姑告一段落。現回到本題，試一商榷戰時學校教育之各問題。

戰區內各校學生播遷各地，尚沒有可以盡量收容的合適的學校。如只責其不應苦悶，不應徬徨，良非誅心之論。其力量沒處運

用，其行動沒人領導，就是苦悶，徬徨的主要原因。似應估計學生之數量，設立小規模的公立各級臨時學校於各地，擇錄學識，經驗，成績俱佳的人員辦理。學校規模小，方能多設，方能分佈各地，方能吸收大量的學生。學校規模小，辦學的人纔能計畫周到，纔能辦理完善，纔能予各個學生以訓練及矯正。固然學校多，則設備困難；為解決這種困難，不得已時不妨把兩三個小規模的學校，集中一城，共同購買圖書儀器輪流應用。而在有學校或其他文化機關可借重的地方，則不妨以部令陸續借其圖書儀器使用；教育部尤應事前嚴令當地教育行政人員，予以切實的援助，勿陽奉陰違而歧視之。此外，這種學校，對於戰區的學生最好不收學、宿、膳費，因為戰區流亡的學生，有經濟力讀書的很少；雖有合適的學校，而無入學的束修，也是徒然。

學生有了讀書；機會的還要造成其讀書的意志，否則仍然若苦悶，徬徨。學生讀書意志之造成，須在杜絕破壞讀書意志方面起。關於教育哲學，制度，方法，課程……的討論或方案，無論是正面，是反面，固屬都未為不可；而鼓動青年危害教育之言論，似乎已超越言論自由之範疇以外。要認為危害教育的言論是自由，則縱火，殺人，作亂，賣國，無非自由。教育當局不可不設

法根絕之。危害教育的言論根絕後，則此項工作方可進行無阻。對在校的學生，學校當局須予以心理的改造。現在一般學生的心理，已是變態的了，不應用以往那種訓導之方法和態度處理之。要學生服從，須和他們共甘共苦，同情同感；要學生讀書，須先使他們認識讀書的意義，明瞭讀書的重要，知道將來復興國強盛的責任。如仍用高壓手段；如仍用事務方法；如仍管理而不訓育，教書而不教學生；如仍在言談上，態度上，行動上，和其他種種上，促成職教員與學生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則必失敗，則學生不會不退學離校。至於對流亡的學生，更須設法曉諭，藉報紙、雜誌，或其他任何方法，使學生明瞭其所肩負的任務而歸校或入學。在歸校或入學後，全體職教員，更應特別努力在精神上合學生打成一片。

學生讀書的意志，如已造成，還須制止一切足以動搖學生讀書意志的引誘。一國之內，制度不應分歧，教育自無待言。如同性質各校體制不同，思想不同，目標不同，課程不同，則難免學生見異思遷，這是引誘發生的根源。教育部似應通令全國，公私立各學校統須恪遵法令，不得立異。尙未立案之學校，應限期呈請立案，去其不與教育法令合者。並派專員視察，以謀改進。嚴禁擅自設立不合法之學校及訓練班。凡抗戰以還，

非政府主辦之特殊教育組織，不依法令，原須勒令停辦。教育事業，本以國家辦理為原則，即或有私人，純粹為國為族，慨然解囊，舉辦學校，亦須本本國教育宗旨法令辦理，並取得政府之允許。政府准其設立後，亦必特別視察與督促。各國靡不如斯。審如斯，則學生必不再跋涉千里，舍此就彼。

各級學校的課程，戰前已感覺稍有繁重不適宜之處，教育部似應早日改訂。但在改訂之前各校仍須依部頒課程標準辦理，不可擅自更動以啓弊端；因擅自更動之結果，其影響學生本身及國家將來之鉅，殆有甚於繁重及不適宜。即為準備於萬一計，除遵行部頒之特殊辦法外，亦可假可借重之科目，相機予以抗戰訓練，顯不必科科是抗戰，事事是抗戰。這種訓練，應注意三方面，即精神，技術和軍事。精神訓練，在小學的國語，社會，常識等科課本中，中學的公民，歷史，國文等科教本中，都有可借重的教材，只要引伸并加重講述，便能發生大的效能。此外，教職員的言論，行動，都能予學生以精神的影響。大學學生學識已深，性格已成，加以外力的精神訓練，未必有何功效；似應設法造成風氣，使之發生訓練作用，引起學生的自覺來。技術訓練，在高中和大學要切實遵照部訂特種教育綱要辦理。惜已往各校每因環境與師資等關係，未能認真執行；學生亦

因認識與興趣等關係，未能用心學習；共同造成了無何成效的結果。現在時變境遷，學校和學生皆必為之改觀。教育部亦應重申前令，屬各校將實施之情形，隨時呈報，並派員視察實施之富否，而加以指正。所最應注意者，切不可再使教非所學，亦非所長之教員濫竽其間，使特種教育形同虛設。大學教授，更可利用與抗戰工作接近之科目，切實指示學生，使其進行研究。軍事訓練，在高中及大學第一年級本已有軍事學科術科之設置，並實行軍事管理。於今日視之，似應令各年級普遍設施。所派之教官，尤應選擇

資格，學識不致引起學生及同仁之反感者，事前予以訓練，使教官明瞭，軍事訓練為學科之一，雖在戰時亦不應有抹殺一切之態度與行動。訓練總督部尤應時時派員視察與指正。小學和初中的童子軍訓練和管理，是兼技術與軍事訓練的，不必添加其他特殊課程。再者各級學校，更可在事實上，如防空，救災……等予學生以指導並訓練。更可利用課外活動，使其從事後方工作。以實驗其所學之特殊技術並貢獻餘力與國家。尤宜使大學部高年級生，盡量在圖書館或實驗室內，作有裨抗戰之研究。從事教育者應注意，萬不可以小害大，以抗戰活動代復與準備，以課外工作佔上課時間。為中小學教師者，尤應明瞭，中小學之學生，乃來日社會之中堅，其

體質，人格，信仰……皆爲可塑性的，萬勿使之成爲畸形的抗戰人。

至於特殊性之訓練班，亦屬次要，但應以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早已經學且不能繼續攻讀的閒員數民爲吸收之對象；在學程中之學生，似應不予收容。非政府機關，亦不得舉辦。即政府機關舉辦某種訓練班時，亦應與教育部共籌妥善辦法，以免影響正規學校教育之發展。

此外，如學制應否修正；課程如何調整；教本應否釐訂；教學方法，訓育方針如何

給東北青年一封公開的信

敬愛的朋友們：

我們國家到了現在，是踏進一個新的時代，這時代的青年，是很光榮的爲國家負着艱鉅的責任，東北青年更不待言了。我相信你們都是在愛國情緒極高度中過着緊張生活，把自己作一個有力的鬥士。我也是一個東北青年，非常喜好與青年人交往，尤其對於你們，心理上有一種感情的傾向。深願彼此交誼，互相勉進。最好大家能够常常見面或常通信，互相報告自己的情況與所得的經驗；并且要用親愛忠誠的精神，彼此交

改正……；固急應研究使之切合教育本質及我國情形，但此乃學校教育改革問題，平時戰時並無二致，不可與戰時學校教育問題，混爲一談。

總之：今日學校教育，應設學校以盡量收容戰區學生；正觀念以期因今日收效來年；防弊害以求教育得以正常發展。爲求達到此目的，教育部不妨網羅戰區各校之教職員，加以訓練，爲行動幹部。集合全國教育專家，編輯戰時辦學及求學問題之中心刊物，爲教學指導。

高風

換對於時局的意見。在全面抗戰中，我們要有一個客觀的中心主張和一致的行動，把個人的力量團結起來，成爲一個集體力量，這是我們東北青年最應該作的事情。

二十年九一八之夜，是我們國家民族大難的開端，直瀉變到現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六年以來，整個國家可說是過着忍辱負重的生活，最先感到「亡國奴」痛苦的莫東北同胞！其中最受沉痛打擊者，是我們熱血沸騰的青年們！敵人佔據東北以後，有成千成萬的有爲青年，抱着最大的志願，來受祖國的

陶鑄。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打強了我們的民族意識；燃燒起我們的革命情緒。東北青年在廣大青年羣中，因爲所受的教訓最爲深刻，所以言論行動也最爲急進。「打回老家去」是大家一致的要求，我們也都是向着這個目標努力前進。每個人因爲受環境的支配，和自己生活的變化，不得不個別的向前奮鬥，國內各處，差不多都有我們的足跡。在一般人的口頭上，送給我們一個「流亡者」的名號！「流亡」兩個字本有侮辱意味；但是我們又有何能力給稱呼我們的人們一個反正呢？我們只有忍耐努力，來打倒造成我們成爲「流亡者」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

全面抗戰發動以後，我看見許多的故鄉朋友們，不怕吃苦，不怕犧牲，勇敢的担負起來自己的特殊任務。有的到前方參加實際抗戰工作；有的在後方從事各項救國工作；也有的人去作非常的「非常工作」。東北青年勇往直前的精神和行動，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成績，甚受一般人的贊許，我心中又安慰又歡悅！

青年之所謂青年，是青年有更長遠的未來，國家有青年的愛護，國家就能強；青年也必要愛國救國。我們東北青年，在現階段中，使命更是重大，工作該是艱鉅。但是青年尤其是我們東北青年，因爲愛國熱誠有時過於濃厚了，所以常是爲國家復興不起來着

急；急到極點，便苦悶起來。過去是因為國家不抗日而苦悶；現在國家抗日了，而又有新的苦悶！

近來接到許多朋友來信，不是說自己環境不好；就是說青年沒有救國的出路；或是說有一部分人不努力救國；再不然就是為國家內部不真正團結而焦急。在武漢的朋友們，也有這樣的說法，總括一句話來說，就是青年感覺苦悶！我非常同情我的朋友們為國家而發生苦悶，因為我也是一個青年，我愈了解青年的心理和處境，我愈同情青年的苦悶，同情別人就是同情我自己。但是我常想苦悶是怯懦的情緒，而不是奮鬥的精神，我們應該是奮鬥而不要怯懦！

青年人有高尚的理想，濃厚的感情，和向上的精神，青年人的特長，創造青年社會上的特殊地位。青年人為要實現理想，發洩感情，表現精神，運用特長，所以結成了青年人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推動時代進步的主要因子，時代沒有青年，時代就要退步。但是青年對於時代進步的要求，常常是超過時代進程的速度，超過時代進程所用的力量，就成為「剩餘價值」，這種「價值」就造成青年人對於時代進步的不滿心理，於是就發生了苦悶狀態。但是這種苦悶是時代進步必要有的矛盾現象，因為時代進步是有規律性，矛盾就是進步的發動機。

以上所說的是一種理論的解釋，而不是事實的當然。如果以為苦悶就是單純的進步，那便錯了！苦悶本是一般青年的病態心理，我們應該用力打破，作為前進的推動力；萬不可自己去找苦悶，甚至將自己向上掙扎的精神，都被苦悶壓抑住了，那是何等的危險！

青年人因為有自強心理和向上精神的激動，所以常是不滿意自己的環境，抗戰以來，這種現象，更為顯著。許多青年都是深切希望自己的環境健全，能夠有理想的進步，但理想與事實是有不能一致的距離。於是有的人就以為自己的羣是不進步，是黑漆一團，工作既不緊張，惡習氣依然存在。並且看見了需要人，人不作事的怪現象，因此就發生了苦悶，由於苦悶而有改造環境的要求。到處找導師，到處找出路，有的人是幸運的得到好的環境前進了；但多數人都是在進入一個新環境以後，便發覺了舊環境的好處，自己的志願更不能達到，悔已無及，只有忍耐着再努力去掙扎了！有的人受不了感情失敗的嚴重打擊，於是幽莽變成沮喪，熱烈變成消沉。這因為青年人雖然有真誠純潔的感情和志願；但畢竟是年青，感情常是沒有理智的駕馭，和現實的約束，所以有的青年就因為這樣的作，而把自己有希望的前途斷送了！我們東北青年是應該警戒的！

青年人差不多都有一種弱點，就是容易接受宣傳，因為青年人的主張是急進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是最純潔最熱誠的，所以對於一切愛國的言論，都忠誠的贊許，對於一切愛國的行動，都熱烈的擁護，常把未經自己理智判斷和實際觀察的事情，認為是真理，和努力的目標。社會上一般需要大量青年擁護的團體或個人，就設法迎合青年人的心理，不擇方式的向着青年人身上注射興奮劑。青年人的感情，經不住刺激，理智經不住打擊，於是就像潮水般的湧來湧去，心目中只有空中的樓閣，沒有事實的估計。青年人是國家的柱石，民族的靈魂，到處受歡迎，青年領導者自然都喜好接近青年，與青年打出路。但是因為什麼有的人對於青年是特別的甜蜜；有的人對於青年是冷淡的關心？這是一個需要青年自己沉靜的用理智來判斷的問題，我在這里不必代大家答覆。

青年還有一種變態心理，就是對於一件事相同性質的事情，常發生兩種相反的感覺，舉個例子來說吧，抗戰發生後，政府舉辦的各種特別訓練班，有許多人寧可失業而不願參加，參加的人也感覺失望。一般青年心理上有一種錯覺，就以爲抗敵非到陝北去不可，並且明知陝北生活困苦，但因為有情感的指使，甘心願去。這固然是政府領導青年方法的缺陷，不能滿足青年的要求，和順應

青年的興趣，而急要改善的問題，但是青年確不可常存此念，沒有一點忍耐心，怎樣去救國。並且那個地方都有長處和短處，救國不一定要到什麼地方或參加什麼團體，主要的是在日已努力不努力。還有一個極爲痛心的問題，我也願意向大家提出，就是過去東北青年中向有什麼遼寧省吉林省……的矜域觀念，那是萬要不得的心理，現在如果有的話，希望趕快改正。我們都是國家青年，所以一「東北青年」者，是因爲東北四省先受敵人武力的侵略，東北青年也就比其他青年先受幾年的壓迫，在這幾年，東北青年四個字成爲一個流行名詞而已！如果以爲有特殊意義的話，那就是東北青年受苦在先，抗敵也該在先！

青年人還有一個通病，就是常把自己看得過高了。我看見許多青年從戰區逃到各地，總說沒有救國出路，天天咒詛社會罪惡，而且已確未嘗努力，軍事學校招生，不願投考，各地辦理之訓練班或戰地服務團等，也不高興參加，自己也說不上作什麼才能滿意。已經有了工作的人，不是說工作太機械，就嫌工作過於低層或微小，感覺自己能力沒有發展得滿意。也有的人怕吃苦，怕犧牲而停止前進了！這都是不可變的心理，我們東北青年自然是不該這樣作！應該用力避免好高騖遠的心情，不要以爲事情微小而不去作

，不要以爲事情艱難而不敢去作，要認識事實，把握自己工作的正確途徑，向前奮進！我特別要向教育界青年朋友們說幾句老實的話。國家對外抗戰，須要大量有知識青年到各部門去作幹部，青年人也得有這樣精神去作；但是如果以爲非到前方抗戰不可，那就錯了。我們該知道，一個國家對抗一個國家，表面上是力量的對比，實質上是文化的比賽。文化的基礎在科學，科學的發達在教育。教育是文化的動力；政治的工具。國家教育停頓，國家生命就要衰弱。軍閥日本對於我們非戰區文化機關的烈轟炸，和慘殺被佔區的青年學生，就是敵人想要摧毀我們的文化，叫我們現在減少力量抗戰，將來沒有力量建國！因此，我以為戰爭無論到什麼地步，學校是不應關閉的，並且還要積極辦理戰時教育，造就各部門的技術人才，同時要有長久的打算。因爲抗戰就是建國，等到抗戰勝利以後，我們更需要大量的人才。

如果在此時，國家不儲蓄各專門的人才，將來如何建國？青年尤其是中學同學在此時不去學專門的技能，將憑何力貢獻國家？這並不是說青年不該離開學校救國，而是說在學校研究學問也是救國之一道。如果覺得我自己的各種情況，在現階段中應該救國，那麼儘可並且應該離開學校參加各種抗戰工作；但是如果覺得我應先求知識以作將來救

國的人才，那麼就要安心用力研究學問，在實驗室里去報國，同時，在課餘假期之際，也可以作些可能的救國工作。

因爲我是一個青年，我有一個主觀，就是青年的心理是最純潔，感事是最天真，一切言論行動，即或有不對地方，也應該受人原諒，並且青年人的不好就是領導青年人的不好；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自責反省，來健全我們的特長，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我與諸位是有感情的朋友，所以說起話來，沒存一點客氣心理，因爲我們對別人天真，對自己更不能天真，這是你們能夠諒解的。

最後，我希望有工作的朋友們，要站住自己原來的崗位，向前奮鬥。如果以爲自己環境不好，我們可以用青年純誠的態度，和理智的力量，向自己的羣衆漸漸的改善，你自己更要努力去影響別人。你不要管別人說你怎樣年青，無經驗，無歷練，無修養，我們自己該明白，那正是我們青年人的長處，這點長處總不是一定對；但你不要看它渺小無力，你要牢固保持和妥善運用。堅強你的忍耐心，推動你的認識力，改正你的短處。但是萬不可就因爲這點長處，你就驕傲自大，蠻幹起來，那樣，你就不是一個健全青年了！現在沒有工作的朋友們，應該迅速找適當的工作，不要嫌事小或怕艱難，只要我們自己努力，就能有成就，就能對起國家。正

在求學的朋友們，應該特別向學問上用功夫，中國青年的責任太重大了！

這里我所說的話，都是我們青年應有的基本認識，我很希望能夠與諸位談談抗戰中

獻給流浪的東北青年

隨着倭寇瘋狂式的侵略，而我大好的國土，相繼淪陷，因而「東北」二字，目前已非二三年前時，僅有的含着特殊意義的字了。所謂特殊意義，不消說，在國家方面講，是那塊版圖已經變了顏色，若對着流浪關內的一些東北青年說，則更是含着無限的恥辱與酸辛！恥辱與酸辛不僅是敵人的給與，而國內同胞所施者，亦實在不算少數，如隨便說着：東北人甘願作漢奸。斥責着：東北人不爭氣。唾罵着：東北人是亡省奴。此等粗言惡語，真使着一些有血氣的東北青年無地自容！此等過去的事實，講來並無別意，只是說明着，過去東北青年的遭遇與所受到折磨。語云：不受折磨不成佛。幾年來折磨下的東北青年，意志確實更較堅韌，精神確實更較暢旺，並練就了絕大的擔當能力。更以幾年來流浪的結果，鄉音斷絕，欲思不得，欲懷不能，已能忍心把田園廬墓父老爺娘，一齊丟在腦後。所以自抗戰以來，參與空軍

的各項重要問題，同時我深切希望你們能給我一個鼓勵和指教。謹致
抗勝勝利敬禮

二月二十三日

胡天

的鬥士，率領士兵的下級官佐，無不奮勇殺敵，犧牲報國，這一事實說明了現刻整體流浪東北青年的情態。這也就是說，流浪的東北青年，較着方始淪陷地方的青年們，已渡過了啼泣眷懷，留戀，回憶的階段，現刻已擺脫了一切，惟一的目的，只在殺敵救國！流浪的東北青年們，要勇敢的站到前面來，負起對敵救國的責任！

殺敵救國，東北青年，真是責無旁貸，然而我們怎樣作起？行動以認清為前提，那麼我們對於目前的環境，應稍為注視一下。我國抗敵，現已逾半年之久，敵人殘暴的行動和我們死拚的精神，已竟表露了敵我的真實力量，究有幾多？此後敵人侵略的行為，將達怎樣的程度？我們抗戰的力量，還有多少？此時似不難懸測，而其關節點，當以國人努力的程度為轉移了。我們的國際政治家，已竟告訴我們，國際環境是利於我們的，而此所謂有利，當然僅是一點點的同情罷了

鑑於過去戰爭的慘酷，與自利已害的太關切，世界任何國家，絕不會為我們國家的利益而參與戰爭，的確，疑！抗戰以來，政府為着增強抗敵力量，在抗戰第一的條件下，容納了各黨各派，在我國內政上不能說不是一個大的解放，因此抗敵的力量固屬增加，而政治上的磨擦，亦不免因之而起，尤其在此首期抗戰已告段落拒當口，是非常否的議論，自然容易紛起。而新得政治機會的黨派，更不能不於此時，發揮其多年未得發揮的議論，而此等黨派，尤其積極的，擴充武裝力量，圖謀政治地位，擡起青年羣衆，在此長期抗戰的情勢下，青年將來隨負着重大的使命，因而青年們也就成了各黨各派的環攻對象，因而青年們的面前也就展開了好多的歧路，南向乎？北向乎？事齊乎？事楚乎？在行動上不免猶疑莫決。我們流浪的東北青年們，處此情況下，又將如何呢？一個問題，在此刻現在，任你怎樣大吹法螺？任你怎樣有救國的良藥？都是馬上要試一試便知底蘊的東西，即或是欺騙，也欺騙不久久的，所以我們此刻的態度，應該是：不觀望！不遲疑！實際的幹他一下！我們的態度是如此，我們的行動是：

(一)積極參加抗敵的軍事鬥爭，這是凡屬國民義不容辭的事，又因為能夠在戰場上殺敵，摧毀敵人的戰鬥力量，也是無人不

贊成的。(二)努力建國工作，抗敵建國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建國事業多端，一切經濟文化科學教育事業，仍需人們加倍的努力，一些未能身臨疆場的青年們，也不必有什麼愧心，能努力此業，也就勿負國家了。

大盜宰割下的上海

近接滬方友人口君的信，對於日寇在上海種種陰謀暴行，敘說極詳。披閱之下，令人髮豎。雖其中事實間有為各報所披露，不無明日黃花之感！然日寇之陰謀詭計，有加無已，其新發生駭人聽聞的事實，亦層出不窮。有許多事外間殊少聞知，且以其久居滬市，日擊日寇鬼暴之狀，故言之確鑿。是一篇傷心史！是一幅鬼趣圖！爰略為編次，錄之於下，以警讀者。

扮漢傀儡劇

日寇去年入滬後，即召集慈善團體及工商聯會人物會議，積極進行偽組織事宜，以攫取政權，操縱民衆。既有「大道市政府」之組成，又有一「上海市民協會」之組織，及「南京自治委員會」之產生。所謂「大道市府」市長蘇錫文社由蘇自兼財政局長任保安交通局長張書紳警察局長朱玉珍，實質受人日人指撥。府址設於賴義農警察廳，市府裝飾，極為別致，門懸木製對聯，上聯曰「大公無私」下聯曰「道德長存」，真是滿口仁

(三)參與政治鬥爭，「敵建國的成績如何？以政治為其樞紐，好的政治為其力量在，政治自然容易改進，壞的政治力量與，政治自然容易惡化，我們應當積極參與政治鬥爭使好的政治力量永存，使壞的政治力量不興。

同仇

義道。其黨幟作太極圖式，紅綠相間，花樣翻新，顏色極其鮮妍，就此一點看來，很像要把戲一般！所謂「上海市民協會」不復聞於時者，已經月餘，因其主腦人物陸伯鴻前年被刺，王禹卿沈田莘呂耀東榮宗敬諸人閉門謝客，并不否認參與其事。一般人為此煙消雲散矣，那知道該會由顧馨一等繼續進行，早經秘密成立，內設委員二十一人，常委九人，主席團三人。此外外間絕少聞知日前該會與大道市府選委會，互相斟酌，日人參加甚多，餘為上海地方第二流工商界聞人及律師等。該會辦事處設於外灘二十四號正金銀行四樓四十九號，其中人物，與各報所發表之名單大致相同，不過略有出入耳。

至「南市自治委員會」也是由日人多方拉攏，一手造成，其中人物為會馬陳雲，副會長凌子譚，委員陸鳳翔，江震武，姚子胥，孫夫瑛，顧近浩，任希彭，沈萬慶，潘旭升，孫楓威，丁來線，金聯星，楊文彬，劉非我等一羣準漢奸。他們參加的動機，不外為顯

全個人工商業之利益計，不惜為虎作倀，現在感覺事由日人操縱，時時受日人凌辱，終於無法應付，處境亦太可憐矣！然日人之野心與陰謀，正無止境，近且變本加厲，又利用李思浩李國杰王，偉。(台灣人)及其他失意政客亟謀建立「華中政府」或「華南政府」以唐紹儀為首，截至現在，仍在圖謀之中。噫！大道，此盜也，非道也，乃大盜盜國之道也！推其用心，勢必欲吞噬我全國領土而後快，勢必宰割我全國同胞而後快。

搜捕反動造成恐怖

日寇在滬時常結隊於公共租界遊行示威，或用汽車載兵到處遊行。月前在南京路忽遭炸彈，日兵受傷三人。又蘇聯居滬僑民住宅及機關，相繼發生七次炸案，租界當局甚為注重，頗迭偵查，未得端緒。又蘇州河浙江路橋先快有人投彈，日兵船亦同時被炸。其後漢口路及勞動生路之日商喜和紗廠，新嘉坡路之公大紗廠，戈登路之日華紗廠等處亦同時被炸，以漢口路較重，計傷國人五名，日兵四名，當時日軍及法捕會將附近包圍搜查，竟毫無所得。事後工部局發布緊急告示五條，懸賞緝拿，一面制字驅逐不穩份子條例，并令白印限期登記，領居留證。不過日人對於此等辦法，深致不滿，要求提高日人在租界之權威，俾便隨意取締反日份子及反日言論，工部局尚未許可。最可怪者，當漢口路炸案發生之時，適有西人某君行經其地，親見投彈之人，係一身著日軍服裝者，乃偵騎四出，大索多日，迄今渺無踪影，究係何情？真難揣測。來日人聲言

搜查恐怖人犯及私藏槍械，欲採取直接行動，自行派兵按戶搜查，惟以此事關係租界警權，會引起各國人士之注意，幾經交涉，結果仍須由法捕協助。現在滬市兩租界無故被捕者計二百餘人，陸續開釋者三十餘人。聞就中人更有與陸伯鴻范剛實倪農等謀殺案有關者，其在成都路成都坊所捕之人犯獲搜出手鎗一枝，最先在敬禮路薩路所捕之魏漢祥，聞以承認槍殺倪農案，此外又捕獲外國黨人二名，謂與虹橋炸案有關云。所以現在上海市到處瀰漫著恐怖空氣，無論中外人士，均在日寇兇焰威脅之中。

強佔房屋及其變換情形

日寇強佔領事官邸及蘇浙皖郵局前幾日也彼強佔。上海郵局日方亦加派金指羅一節為副局長，顧家豐為總巡員，以為強佔之地步。最近開始強佔私人住宅，如一、哥倫比亞路二十一號住宅，二、海格路四六四號住宅，三、愚園路三三三號住宅。此外關於強佔之事，日見其多。其強佔之理由，不說是係中央官署，即說是反日份子。總是橫行霸道而已。至於日軍對警行為，更是司空見慣；前數日有日兵十餘人在白樂路飲酒不給錢，強姦婦女調笑。又前數日有日兵六人在揚子路，以廢鈔遺棄。此等笑話在上海却是創聞。他如毆打外警長，侮辱俄捕等事，亦時有所聞。猖狂之狀，不一而足，其氣焰之兇橫，得未曾見。即與全世界為敵，亦所不恤。

橫征暴斂之一斑

「寇政強佔蘇浙皖稅務總局，甲在乃派駐局徵稅，本市紗烟麵粉火柴水泥五業，

會謀應付方法，後經雙方協議暫取收帳法，運往南洋及各內地(閩粵)可退稅，但租界當局尚本核准。又「水道市政府」以經費困難，急待開發財源，於是乎巧立名目，增加稅捐。計自二月三日起開徵者有捐捐，營業捐，車捐，船捐，房租捐等五種。更另開生財之道，即鴉片公賣是也。限令所有煙民於本月(即二月)十三日以前一律登記，領取執照，納費分五元，三元，六角三種。又滬市近郊日寇佔領區域，自本月五日起依其所定辦法，准許人民居住通行及營業，亦須領證並須納費。虹口及楊樹浦亦發表准許國人居住等辦法，至通行證須先到「上海市協會」填具請求書，然後向日軍部請求發證。多方搜括，任意收取，橫暴情形，足見一斑。

迭次發生之人頭慘案

滬上近來忽發見一種馬路或步道陳列人頭之奇蹟。每一人頭皆裹以蒲包，繫以紙籤或字條。其陳列位置均在電杆之旁，間亦有將字條貼於電杆上者。字條上所寫內大都「抗日份子警告狀」如「看看抗日團體結果，從速反省者，自保身」之類，亦有僅寫三五字如屬名者。此種無頭案，曾至本月十三日而後發見五起。內有兩級，某君是親往觀之，駭人心目，慘不忍看。計一，是二月十七日在薛華之路十二號前，二，是二月十七日在薛華之路十三號門前，三，是二月十三日晨在巨福路一五四號街前，四，是二月十一日晚在愛塞而普羅路轉角小學門首，五，是二月十八日在善鐘路轉角。此等入頭之發見，均在法租界內，死者皆為男性，年齡均在二十以外或三十左右。除在薛華之路發見者，經人認領，知為社會晚報主辦人蔡鈞徒外，其餘被害者均係何人？尙不得知。以同樣

的手段，為同樣的殺害，事後且為同樣之放置，是何人？是何居心？殘酷已極！陰毒已極！記得飲水子句云「熟焰蒼天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此事殆近之矣。

伊人頭案而震動一時者

為外籍新聞機關之接恫嚇信及被炸。此等炸案現已發生五起，一，一月十六日華美晚報接恫嚇信一封，二，二月四日美聯通訊社，大美晚報，及遠東事件雜誌，均先接得恫嚇信，內容請其變更論調，以免「取殺身之禍」，同時竟有人向各該報館投彈。三，二月十日文匯報(英人主辦)四，華美晚報，五，二月十一日大美晚報，均先後有人投彈，損傷有輕有重，其中以文匯報為最重，三人受傷，二人傷勢較重恐不免殘廢，當晚捕獲嫌疑犯九人，現正在嚴密審查之中。至十一日大美晚報被炸，投彈者二人，當場被捕，均為滬市無賴之流，問其用意及主使，皆堅不吐實，被捕時，正在乘自車經四路向北急馳中，般人據此推斷，其機關當在虹口。關於恫嚇信事近來各主持正論的報館，大致均曾接到此等信件，信尾署名「正義團」，又接恐嚇信一件，詢以十日之炸彈已得得否？其滋味如何？繼稱倘不改變論調，當再舉以一百磅者。此等野蠻行爲，滬市日報有所聞。足見彼逆心日熾，於世間公道人報及國際上信義道德，固已熟視無睹，故悍然出此，戾氣熾熾，大有一隻手掩盡天下目之一勢。獨怪其既已不顧一切，何必斤斤於生意於此？若該是速自悔，翻然改計，用以自拔，又向取出此恫嚇之策？豈不知公道在人，亦非恫嚇所能收效，由此益足徵其國家人格之中鄙。